



数字眩晕

网络是有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间谍机！

[美] 安德鲁·基恩 / 著



How Today's
Online Social Revolution Is Dividing,
Diminishing, and Disorienting Us

DIGITAL VERTIGO

网络=惊悚社交眼 知名度是个陷阱

价值观、判断力、创造力和美好生活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RP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数字眩晕

网络是有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间谍机！

[美] 安德鲁·基恩 / 著

郑友栋 李冬芳 潘朝辉 / 译



How Today's
Online Social Revolution Is Dividing,
Diminishing, and Disorienting Us

DIGITAL VERTIGO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数字眩晕 / (美) 基恩著; 郑友栋, 李冬芳, 潘朝辉译.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212-05880-7

I. ①数… II. ①基… ②郑… ③李… ④潘… III. ①互联网络—应用—心理交往—研究 IV. ①C912.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1213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伦敦北京出版社有限公司授予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徽省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 字: 12121131 号

数字眩晕

作 者 | (美) 安德鲁·基恩

出 版 人 | 胡正义

策 划 人 | 王 水

特约策划 | 演讲组织 伦敦北京出版社

责任编辑 | 王 水 王 雪

特约编辑 | 孟 亮 封 森

责任印制 | 范玉洁

营销推广 | 唐佳洁

封面设计 | 红杉林文化

出 版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 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7397

印 刷 |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电话: (010) 87331056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695×995 1/16

印 张 | 19.25

字 数 | 205 千字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978-7-212-05880-7

定 价 |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MK and HK

嗨，嗨 / 我在一个叫眩晕的地方 / 只愿我不曾懂
这个地方

——选自 U2 乐队专辑同名歌曲《眩晕》
(2004 年)

有一次她问我是不是记者或作家。我告诉她哪一个都不算对。她又问，那我到底在写什么。我的回答是，连我自己也不一定知道，但我越来越肯定的是，它有可能会是一本犯罪小说。¹

——选自温弗雷德·格奥尔格·泽巴尔德《眩晕》
(1990 年)

做完这最后一件事，我就可以摆脱过去了……人并不是经常可以得到第二次机会的。我不要再神魂颠倒了。你就是我的第二次机会，朱迪，你就是我的第二次机会。

——选自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电影《眩晕》
(又译《迷魂记》，1958 年)

1 W.G. 泽巴尔德，《眩晕》(*Vertigo*) (New Directions 出版，2000 年)，第 94-95 页。

DIGITAL
VERTIGO

中文
版序 

致中国读者朋友

《数字眩晕》一书能有中文译本，我感到非常荣幸。尽管这本书的叙述背景是在欧美，但此书本身对全世界而言都极具意义。未来几年我们将看到互联网用户从几十亿爆炸式增长到七十、八十亿，而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网民将对互联网产生越来越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在形成各自文化传统的网络方面。而中国，因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所扮演的愈发重要的角色，必将在这个全球网络中更加具有影响力。

我希望《数字眩晕》一书的核心主题，即数据监视与窥探，能够让中国读者产生共鸣。数字信息时代的一个巨大挑战，就是要保护个人不被笼罩在政府、企业以及其他个体的眼光之下。正如我所说的，奥威尔的二十世纪“老大哥”早已经支离破碎成了亿万个二十一世纪“小老弟”，在网络上齐聚呼啸，专心致

001

中文
版序

志地打造各自的人气，同时也不忘暗中监视别人。有人把这种现象叫做“注意力经济”。但我担心的是，这种“注意力”很可能将隐私埋葬，从而把人类自我的内心殿堂彻底摧毁；而人类自我的内心殿堂，是一个良好社会所应具备的最为本质的特色。

我想中国读者们对我所说的“社交崇拜”，也会感到非常熟悉，那是来自硅谷的最新版信条。其实技术行业对“分享”和“彻底透明”的那种迷恋，与二十世纪某些更为极端的集体主义观念并无太大不同。所以，我希望，《数字眩晕》所传达出来的核心讯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尤其注重为个人自由而奋斗的国度，与读者产生共鸣。

安德鲁·基恩

2012年11月

引言 超级知名度 001

网络能让名人“公众化”，也能让公众“名人化”。社交网络中的每个人，都热衷于暴露自己——个人信息、位置、品味、日常生活点点滴滴。人们的隐私成为集体网络的牺牲品、生产资料 and 商品。只是，在超级知名度的背后，我们赢得了什么？声望、财富、分裂，还是牺牲、危险？

第1章 互联网是一座“监察室” 023

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曾经说，互联网是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间谍机器。因为有这么多人居然愿意公开他们的住址、宗教信仰和政治观念、按字母排序排列的朋友名单、个人电子邮件地址、电话号码、成百张自己的照片，甚至时时刻刻更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研究人员称，“人们以及社会关系、姓名、住址、位置、通信以及亲属成员等最全面的数据库，全都存放在美国境内，随时供美国情报机构获取。”

第2章 公开隐私是危险行为

057

每个不雅视频、每张亲密照片以及每封不得体邮件都可以轻易被追查到来源——无论是否出于事主的意愿。这种智能令公共领域变得比以往更为公开，有时还迫使私生活暴露于公众眼前。但透明化不一定能给诚实之人带来回报。实际情况是，社交媒体的开放式架构经常会鼓励那些完全不诚实的人去破坏无辜人士的名誉。“更多的分享将带来更美好的世界”经不起推敲，各国各界的政要、企业家、文化名人、草根精英，都在顾虑网络隐私问题。

第3章 知名度是个陷阱

083

网络时代是“充斥着无休止病毒性骚动以及实时社会流行病的时代”。美国一家律师事务所发现，新增离婚案中有20%源于微博上的不恰当对话。而我们信任的那些网站、社交平台，基本上不可能太过谨慎地对待隐私，因为用户是他们唯一可以出售的资产。“它也在收集我们的个人数据——我们的近况、我们宝宝的照片、我们没完没了的生日祝福——并随时准备好将这些数据捆绑出售。”

第4章 数字眩晕

107

当代的数字革命——和十九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在人类历史中太划时代了、太伟大了，以至于不能仅仅被当作技术革命的一个结果来看待。而技术进步的结果，是反主流文化促进了新新人类的诞生——从传统社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带着强烈个人主义的自由思考者。渐渐地，“反主流”反而成了“主流”……

第5章 盲目的社交狂欢 133

通过互联网，我们培养出千里之外的信任以及近在咫尺的不信任。网络空间开放之后，人类正在经历历史上最深刻的变化。在虚拟世界，我们栖居于信息之中。实际上，我们已成为了信息。思想被表达，肉体成为字句。“这实在太诡异了。”工作、家庭，以及我们的心灵，都陷入盲动……

第6章 隐私用来大展览 151

马克思曾言：历史不断重演，始而是悲剧，继则为闹剧。现在，我们借助互联网，将最隐秘的事彻底地展示在公众网络的镜头之前；尊重、爱、友谊与信任，成为社会最稀少以及最珍贵的财富；全球超级节点与其无数见面不相识的网友之间呈现眩晕关系——愈来愈眩的数字眩晕。

第7章 越暴露，越惶恐 179

我们与街坊四邻完全脱离、从不来往，却有着数以万计的素未谋面也绝不会谋面的“朋友”。人人都通过网络终端窥视到其他人在干什么，人人都生活于众目睽睽之下，又会怎么样呢？继续异化下去，我们还是人类吗？也许有一天，我们不再希望自己全部信息——我们的图像、我们的所在地、我们的一天三餐、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旅行计划、我们孩子的照片——公布于众、供陌生人参观。

第8章 2011年最深刻画面 199

《纽约时报》媒体人凯勒写道，他允许13岁的女儿使用网络社交工具，结果，“几个小时后，她就结交了171名好友。感觉好像给了她一管兴奋剂似的。”

我们到底应该拥有多少朋友呢？我们的友谊数目是否有个最大限值呢？研究发现，我们只能记住150名个体，或者说只能了解150人的群体关系。这是我们最理想的社交圈规模。

结 论 我们是谁？ 223

在互联网社交的大暴露主义时代，我们一直置身于摄像头前自我暴露、被他人窥视，我们渐渐忘记了自己到底是谁，也自然丧失了自我保持的能力，丧失了自我保护的能力。

注 释 240

超级知名度

@alexia: 如果早知道有一天他们将会是可搜索的，我们的生活就会是另一种过法。

自我肖像

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一个总喜欢把电影叫做“影片”的人，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每一部好的影片背后都躺着一具伟大的尸体。希区柯克是一个善于让死人在影片中复活的绘画大师，如他 1958 年的惊悚电影作品《眩晕》（又译《迷魂记》）。他说得没错，这部电影讲的就是一个男人与一具尸体之间的悲剧爱情故事。事实上，一具伟大的死尸造就了一部好电影，甚至也把这样一本非小说类的书带到这个世界。

躺在我这本书背后的则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那具尸体——

功利主义哲学家、社会改革家和监狱建筑师杰里米·边沁，一具自 1832 年 6 月逝世后就一直活在公众之中的躯体。² 边沁自居为“人类的恩人”，为了让自己的声望永世留存，他将自己的遗体 and “花马”，也就是他最爱的那根拐杖，一并捐献给了伦敦大学学院，并且要求将它们永久展览在一座带玻璃罩的木制棺材中，他自己称之为“Auto-Icon”——这位社会改革家为了表达“自我肖像”之意而生造的一个词。³

边沁对公众注意的贪婪已经被永久地展览在这座棺材中，用《美丽新世界》的作者奥尔德斯·赫胥黎的话说，那棺材的尺寸大概比电话亭稍微大点但比户外厕所又要小点。⁴ 今天，他和他的“花马”一起坐在位于高尔街的大学学院布鲁姆斯伯里主楼南回廊的楼道上。那可绝对是个好地方，因为在那个繁华大都会的校园里，摩肩擦踵的所有人过来过去都能看到他们。这个自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实际的慈善家”，⁵ 将不再独自一人。也可以说，边沁为自己赶走了孤独。

这本书的第一灵感就是来自伦敦的那条楼道。在十一月一个下着毛毛雨的下午，我意外地发现自己一手拿着 RIM 的黑莓智能手机，⁶ 另一只手里握着佳能的数码相机，⁷ 站在那条楼道里看着“自我肖像”。但越是久久地盯着自囚在那座声名赫赫的橱窗中让人毛骨悚然的杰里米·边沁，我就越是怀疑，我们两个的身份其实已经融合。要知道，我们这位功利主义哲学家形单影只的公共展览跨越了整个工业时代，而我与一具永久展览在一个透明盒子里的尸体没什么分别。

是的，和边沁一样，我去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方。这个

地方叫做社交媒体，新数字时代一个永久的自我展览地带，用我的黑莓勇士机或是我们手中 53 亿部其他移动网络设备，⁸ 所有人都在那儿集体发布人类的移动群体肖像。这个地方建在一个越来越智能的移动电子设备网络上，有了 Facebook、Twitter、Google+ 和 LinkedIn，这些设备把地球上所有人都连在一起。与其说社交媒体是虚拟或二次生活，倒不如说它实际上正在成为生活本身——人类生存的中心阶段，也是一个越来越透明的阶段。就像小说中的 Facebook 总裁肖恩·帕克——当然是贾斯汀·丁伯莱克耍酷扮演的那个——在 2010 年奥斯卡金像奖提名电影《社交网络》中所预言的：“最初我们生活在农场里，后来我们生活在城市里，但现在我们将生活在互联网上！”所以说，社交媒体就像家一样，它就是我们居住的建筑。甚至还有一家叫做 *The Daily Dot* 的社群报纸，专门报道互联网国度的新闻。⁹

蹲在红褐色的“自我肖像”前，我将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边沁并且拉近焦距，我能够近距离地看到他反光的双眼，盖在他齐肩灰色头发上那顶黄褐色的阔边圆帽，还有裹在他解剖过的躯体上的那件带褶的白衬衣和黑色粗布外套，以及戴手套的手中握着的那杆“花马”。镜头慢慢移向他的蜡像脸，透过已经达到技术极限的相机视孔，我贴近地盯着这个逝去的英国人。

我试图找出藏在这具公共尸体背后的那个人。我很想知道，这个喜欢自称为“女王广场隐士”¹⁰ 的人，一个崇尚“最大幸福原则”、¹¹ 认为人应当由其追求最大快乐和最小痛楚的愿望来定义而著称的人，到底是什么让他选择不去待在坟墓中享受永恒的隐居，却宁愿永远暴露在公众注视之下？

我的另一只手还握着我那部 RIM 袖珍型黑莓勇士机，用它可以在电子网络上广播我的位置、我的发现以及我的打算，它能让我永远做一个公众人物。社交媒体的责任让我无法安宁。作为硅谷的一介网民，我的工作——不论过去还是现在——就是在 Twitter 和 Facebook 这样的社交网络上吸引别人的眼球，这样我才能无处不在。我是个影响家，一个杰里米·边沁崇拜者——就是未来派所谓的“超级创意家”或是“超级节点”——他们预测说，也是将要主导二十一世纪经济的那批劳动大军中的先锋人物。¹² 所以，那个下午，就像我建设声望的生活中每一个下午一样，我当时真的很想显示在所有人的屏幕上。

不是所有人，无论是在社交网络之内或是在网络之外，都知道十一月那个下午我的准确位置。我碰巧在伦敦市中心待了几个小时，刚结束在牛津大学的社交媒体会议，正准备去参加另一个即将在阿姆斯特丹开始的会议，那个会议就在国立博物馆附近。那是一座艺术博物馆，里面挂满了约翰尼斯·弗美尔和伦勃朗·凡·莱因等艺术家记载人类的不朽画作。

但在伦敦，我感兴趣的是那个活生生的城市，也就是美籍英国作家乔纳森·拉班所说的人类永久重塑的“柔软的城市”，而不是死板的油画作品。我终于可以从大庭广众的演说中解脱出来，暂时地逃离社会，在这个生我、养我并且给了我教育的城市里独自待上一天，尽管那已经不是我生活的地方。就像十九世纪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所写的，城市“给予个人任何其他条件下都无法比拟的一种相当的人身自由”。¹³ 因此，那天下午我的行踪模糊就是我的自由权利的体现。自由，

意味着没有人准确地知道我在哪里。

关于在大城市里生活的自由，拉班是这么描述的：“生活在城市里也就是生活在一个彼此陌生的人群里。”¹⁴而我当然也就像是迷失在一群互不相关的陌生人群中的一员，在十一月那个寒冷的午后，流连在伦敦弯弯曲曲的街道间，出没在公共汽车站和火车站里，停停走走，重新摸索着这个熟悉的地方，然后我才明白这座城市对我来说早已刻骨铭心。

最后，就像很多漫步在伦敦城中的人一样，我发觉自己来到了布鲁姆斯伯里街区。大约三十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我成为一名现代史专业的学生。然后我慢悠悠地穿过了参议院——那座令人望而止步的庞大建筑，我所属的学院就在其中，据说它也是乔治·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¹⁵中真理部的原型。之后，我就顺着高尔街闲逛到了大学学院杰里米·边沁的尸体前。

@Quixotic

我那天一大早就从牛津大学来到了伦敦学院，之前的几天都在牛津大学参加一个叫做“硅谷来到牛津”的会议。这是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组办的一次活动，硅谷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们早就齐聚牛津这座封闭的灵异城市，来庆祝二十一世纪社交生活的开放和透明。

在牛津，我还和已是亿万富翁的 LinkedIn 创始人雷德·霍

夫曼有过一番唇枪舌剑，他可谓硅谷在线网络的天才老祖、社交媒体的一朵奇葩、Twitter 上的推友们追捧的 @quixotic。“我从斯坦福毕业时原想成为一名教授和公共学者，”霍夫曼曾坦言，“关键的不是引用康德的话，而是将镜头对准社会，然后发问，‘我们是谁？’和‘我们应该是谁，单个的人还是一个社会？’。但我很快就醒悟了，学术派写的书也就给五六十号人看看，我想要的是更强大的影响力。”¹⁶

为了更具影响力，雷德·霍夫曼将我们看社会的镜头做了戏剧性的放大。他没有为五六十号人写书，而是创建了一个聚集着上亿人的社交网络，并且这个网络以每十天就有成百万新人注册的速度在增长。¹⁷到今天，LinkedIn 每一秒钟就会有一名成员加入¹⁸——这意味着你用来查看这一小段文字的工夫，霍夫曼的影响力已然早就又覆盖了这个星球上的另一个五六十号人。

当然，他肯定不是堂·吉珂德式人物。事实上，如果说社交媒体——用 @quixotic 的话应该叫“Web 3.0”¹⁹——有一个开山鼻祖的话，十有八九就是霍夫曼了。这个颇有胖嘟嘟小天使面孔的早期“天使”投资人，《旧金山》杂志认为他是硅谷最强大的“天使长”之一，²⁰《福布斯》2011 年全球最佳创投人榜单（Midas List）上他排名第三，²¹《华尔街日报》2011 年 6 月的报道则称其是“硅谷人脉最广的人”。²²

这个从牛津和斯坦福走出来的创业家，作为风险投资公司 Greylock 的合伙人，不论用他口袋里的美元还是他那个全球商业政治关系网来衡量，已是一个身家数十亿的巨富，他比任何人都更早看清社会的未来。²³2011 年 1 月，霍夫曼曾在英国